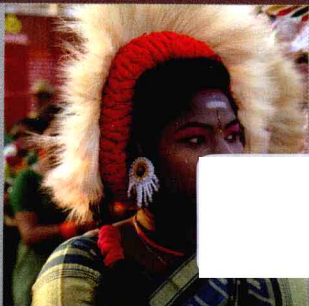


袁越 著

土摩托 看世界

非洲的珍珠
——乌干达



格瓦拉的
阿根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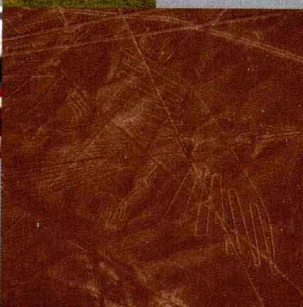
行走在“革命”
后的埃及



神的印度



玛雅文明的
兴衰



土摩托 看世界

袁越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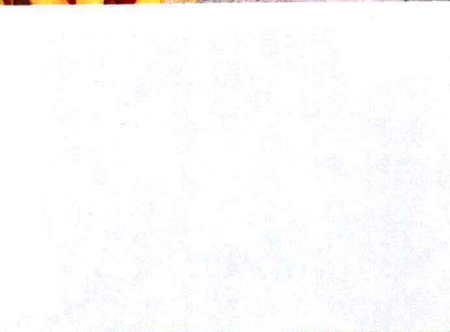
土摩托看世界 / 袁越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9

ISBN 978-7-108-04003-9

I. ①土… II. ①袁…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982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300 千字 插图 109 幅
印 数 00,001 - 10,000 册
定 价 58.00 元



目 录

导言 1

格瓦拉的阿根廷 4

谁的非洲 12

天堂的衰落——莫尔斯比港 35

热带雨林拯救站 50

非洲的珍珠——乌干达 59

坦桑尼亚的伊甸园 68

非洲的象征——乞力马扎罗 81

到尼泊尔去 92

尼泊尔的农村 105

神的印度 116

贵族的印度 128

寻访“飞人”的故乡	138
冰岛传奇	157
再造亚齐	172
秘鲁探秘	183
兰屿——台湾最后的世外桃源	228
和平年代的战地医生	242
玛雅文明的兴衰	258
亲历日本抗震救灾	284
海地的天灾与人祸	297
哥斯达黎加，小国寡民的幸福生活	317
突尼斯——沙漠中的商埠	337
行走在“革命”后的埃及	354



导 言

我不是一个天生的旅行爱好者。我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背包式旅行发生在 2003 年底，我和两个朋友去阿根廷参加友人的婚礼，顺便在那个国家玩了三个星期，这才第一次体会到了旅行的乐趣。那一年我已经 35 岁了，在那之前我只在三个国家——中国、美国和墨西哥呆过，如今这个名单已经达到了五十个。

回国之前，我看了一部描写切·格拉瓦的《摩托日记》，惊讶地发现年轻的格瓦拉居然选择了和我们一模一样的旅行路线。回国后我开了个博客，取名“土摩托日记”，以此来纪念那部电影，以及那次旅行。因为这个博客名字，朋友们开始管我叫土摩托，据说这个外号比我的真名的知名度要高得多。

为了那次旅行，我专门买了台小 DV，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剪成了一部小电影，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学了 DV 拍摄和剪辑技术。回国后我把这个手艺用在了王小峰写的那个小电影《小强历险记》上。最终的结果肯定算不上有多好，但据说这是国内第一部网络电影。

编完《小强历险记》后不久，我突发奇想，把那次旅行的经历总结成了一篇游记，取名《格瓦拉的阿根廷》，我们杂志的主编看过后觉得很好，便给我打电话，专门给我开了个栏目，叫做“旅游与地理”。他让我以后就按照这个路子写，旅行的经费由杂志社承担。

你们看，仅仅一次旅行就为我带来了这么多好运气！

从此，我就开始了在路上的生活。如今我平均每年有大约一半的时间不在北京，其中大部分都是在一些小国家跑。这样的生活虽然不稳定，但带给我的收获是巨大的。我因此而拓展了视野，修正了很多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2012年初，我把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旅游与地理”栏目文章挑出一部分集结成册，并附上我自己拍的照片，结果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本书。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本书不是旅行指南，因为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书中写到的很多国家都是你们这辈子很难有机会去到的。这本书写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游记，而是借助旅行，考察一些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希望从中发现一些有趣的问题，寻找能为自己所用的规律。

另外，这本书也不是纯粹的历史书，我没有那个能力。书中的文章充其量只能算是深度游记，即用我自己的视角，观察这个大千世界，寻找我个人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并将其呈现出来。

希望大家喜欢。

袁越

2012年1月14日



丛林探险项目

格瓦拉的阿根廷

这是我在三联写的第一篇游记文章，正是从这篇文章起，我开始了“旅游与地理”栏目的写作。此文是根据我 2003 年底和几个朋友游历阿根廷的经历写成的，当时无意之中选择了和格瓦拉初次骑摩托车游历南美洲时相同的路线。我的第一个博客名字叫做“土摩托日记”，便是来自描写格瓦拉那次出游经历的电影《摩托日记》。

布宜诺斯艾利斯

因为我的好朋友赫曼要结婚了，我托他的福去阿根廷旅游了三个星期。按照格瓦拉传记片《摩托日记》里的描述，把格瓦拉去过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虽然格瓦拉成名于古巴，可他却成长在阿根廷。电影《摩托日记》开始于格瓦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上学的时候。那时他 23 岁，生活富足，对外面的世界缺乏感性认识。我所看到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半个世纪以前差别不大，到处是欧式建筑和咖啡馆，每天深夜 2 点都还顾客盈门，不知道阿根廷人哪里来的精力和时间。这里的人每天要吃四顿饭：早饭、中饭、下午茶和晚饭。晚饭一般开始于 23 点以后，以致我 22 点去饭馆吃饭经常见不到几个顾客。夜里 1 点左右，饭馆的人最多，大家点的几乎都是沙拉牛排加红酒。几年前的南美洲经济大萧条，使得阿根廷比索一夜之间贬值了 1/3（现在 1 美元大约合 3 比索），因此在阿根廷消费变得特别合算，这样一顿沙拉牛排红酒饭一般只要不到 30 比索。据说现在阿根廷一个普通蓝领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大约是 600 比索，朋友说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天性懒散而又好面子，即使家里揭不开锅也要去下馆子。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经常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欧洲的某个国家。阿根廷有 97% 人口是欧洲移民，黑人和印第安人只占很少比例，和南美洲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完全相反。格瓦拉本人就是一个爱尔兰和西班牙移民的后代。阿根廷

一百年前就是南美最富的国家，现在仍然如此。目前比索虽然贬值厉害，但据说邻国巴西的蓝领工人的月收入只能折合成 40 美元。不难想象当年格瓦拉走出阿根廷后，看到了周围其他国家的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肯定受到了很大刺激。

假如格瓦拉活到今天，他不用走出首都就能看到贫困了。有很多中国人不远万里来这里谋生，因此中餐馆遍布整个城市。不知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中餐馆几乎是清一色的自助餐，品种多得吓人，除了几样大众化的中式炒菜外全部都是阿根廷食品，包括烤肉。难怪突然变穷了的阿根廷人最喜欢去中餐馆，因为吃一顿可以顶一天。我去过的几家中式自助餐馆天天爆满，生意好得很。

有一家比较高档的中餐馆有厨师现炒现卖，我结识了一位炒菜师傅，她从上海来阿根廷已经有四年。“现在钱越来越不好赚了。”她向我抱怨了一晚上，“现在阿根廷人都穷了，每天的小费才几个比索。以前光小费一个月就是两千多！那时候同样这个工作每个月至少 3000 比索，大约相当于 3000 美元。可现在我每个月只能挣不到 1000 比索了，还是贬了值的。”

“你在这里快乐吗？”我问。

“还行吧。不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炒锅前一站就是一天，回到家也没心思干别的了。我很想家，可已经有两年没回去了。从阿根廷到上海的飞机票要 1500 美元，我不吃不喝干五个月才够回一次家。”

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了六天，渐渐明白她为什么还待在这里不走。阿根廷毕竟曾经富裕过，底子厚，甚至连乞丐都穿得不错。其实布宜诺斯艾利斯大街上的乞丐不多，而且大都是小孩子。这些孩子在妈妈带领下向行人乞讨，但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不给钱也不会追着你要。总的来说这个城市还是相当安全的，我感觉这里的贫富差距远比中国小得多。

可是，阿根廷人最喜欢谈论的就是贫富差距。我去博卡区参观，正好碰到博卡青年队体育场有一场表演赛，门票 5 比索。一个当地球迷兴致勃勃地跟我讲述博卡青年队和河床队之间的恩怨。原来这两支阿根廷最有名的球队都是从这个小区出来的。河床队为了吸引富裕球迷，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郊的富人区，并修了一座新球场，1978 年的世界杯

主场就在河床体育场。而博卡青年队则坚持留在博卡区。博卡青年队和河床队这对冤家其实代表了阿根廷的穷人和富人，两者竞争超越了足球本身。

“其实巴西队和阿根廷队之间也是这样。”他补充道，“我们阿根廷比他们富裕，事实上阿根廷是南美最富的国家，所以整个南美洲都不喜欢我们。”

这段对话发生在一座咖啡馆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密度之大仅次于巴黎，喝咖啡清谈早就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格瓦拉的那些革命思想恐怕就是在喝咖啡的时候学到的。电影《摩托日记》刚开始不久，格瓦拉和好友格拉纳在咖啡馆喝咖啡，格拉纳指着旁边一个正在打盹的老头儿说：“你不想你的将来变成这样吧？”这句话刺激了格瓦拉，他终于决定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跟着格拉纳出去看世界。

潘帕斯草原

电影里，格瓦拉最先来到一个海滨城市米罗玛，看望女友。望着女友家那幢欧式洋房，格瓦拉的伙伴格拉纳惊叹道：“我们这是在哪儿？瑞士？”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的
要饭小孩



Calafate 荒野上的废弃车轴和一只猫

米罗玛我没去成，倒是去了另一座十分相似的城市——马德普拉塔，因为这是我朋友赫曼的家。和米罗玛一样，马德普拉塔也是度假胜地，同处于潘帕斯草原（Pampas）。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往南开车三百多公里就到了马德普拉塔，沿路是一望无际的野草，周围连个坡都看不到。奇怪的是，我没有看到一块农田，当地人几乎不种庄稼，完全靠畜牧业生活。因为阿根廷地广人稀，而潘帕斯的土质又实在太好了，非常像传说中的东北黑土，攥一把在手里，好像能挤出油来。这里到处是优质饲料，到处是嬉戏的乐园。在这里养出来的牛，肉质能不好吗？

我在马德普拉塔吃的第一顿晚饭就是牛排，阿根廷的每个餐馆都会有一张牛的解剖图，上面标着不同部位的牛排名字。老板推荐最好的部位叫做 Lomo，是牛的后腰。因为牛一般用不到这部分肌肉，因此肉质最好。老板是赫曼的朋友，他亲自下厨烤了一块 Lomo 给我吃，采用了他特别研制的，用意大利陈醋、奶油和中国酱油调出来的酱汁，味道好极了。可最美味的要数牛肉本身，切的时候就像在切豆腐，非常容易，一口咬上去感

觉竟像是在嚼炒鸡蛋，一点难断的筋都没有。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棒的烤牛排。赫曼对我说，烤肉用的木柴也是当地特产，木质坚硬，烧起来香味浓郁。

第二天去赫曼家参观，他在海边买了一块大约 5000 平方米的地，花了 6000 美元，他准备攒足了钱就盖幢房子养老。这里每幢房子周围都有一大片土地，但却看不到一片庄稼，全是牧草。离赫曼家不远的地方有几幢粉红色楼房，显得很特别。原来这是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修建的工人疗养院，现在则改成了青少年夏令营基地。有一处房子被铁丝网围了起来，赫曼告诉我说这是阿根廷总统的行宫。

提起庇隆也许读者不熟悉，但他的夫人艾薇塔大家肯定知道。那首著名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就因为她而被创作出来。事实上，从阿根廷大街上卖的名人头像画就可以看出，有两个人比格瓦拉更有名，一个当然是马拉多纳，另一个就是庇隆夫人艾薇塔。

庇隆是阿根廷人躲不开的一个历史人物，他在 1950 年代用铁腕统治实行了一种类似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让阿根廷工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他也给阿根廷带来了独裁和经济衰退，这是后来阿根廷政局动荡了几十年的主要原因。提起他，很少有阿根廷人能保持中立立场。“他第一任期还行，可第二任期就完全地腐败了。”说这话的是一个名叫萨伯里娜的高中生，我是在海滩上认识她的，当时她正和两个朋友坐在沙滩上喝马黛茶。阿根廷几乎人人都喝这种味道苦涩的廉价茶叶，茶叶装在一个木头或者葫芦做的罐子里，喝的时候用随身携带的暖水瓶倒一点热水进去，然后用一根铝制吸管嘬。喝马黛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共用一个吸管，以示友好。如果有朋友邀请你喝马黛茶，意思就是说他想要和你聊天。我和三位阿根廷中学生坐在海边聊了一下午，他们正放暑假，无所事事，整天到处闲逛。

如果格瓦拉还活在世上，不知他会如何看待这三个阿根廷青年。他们抽美国香烟，看美国电影，喜欢美国摇滚乐，幻想着有一天能去美国旅游。他们全都“胸无大志”，三人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他们的理想就是结婚生子，然后挣钱盖一所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他们也关心政治，但似乎并不觉得政治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那天不是周末，可海滩上到处都是喝着马黛茶聊天的人。赫曼告诉我，马德普拉塔人的生活节奏极其缓慢，几乎每天都是如此。我想，假如我也有几公顷不需要照顾的肥沃土

地，我大概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过，阿根廷可不都是这样。其实，阿根廷分成了南北两大块，北边是潘帕斯草原，南边是帕塔格尼亚荒原（Patagonia）。格瓦拉他们的那次旅行就是在进入帕塔格尼亚之后才变得生动有趣的。

帕塔格尼亚荒原

从地图上看，帕塔格尼亚大致从南纬 35 度延伸到 55 度，纬度和海拔都不高，因此这里并不如西伯利亚或者西藏那样寒冷。这块土地几乎占了阿根廷国土面积的一半，而且大部分土地都是平的，没有多少东西能阻挡风的肆虐。正因为如此，帕塔格尼亚在阿根廷的地位很像中国的西藏：很多人都知道那里很美，但只有很少的人去过。如果说西藏的天险是高，那么帕塔格尼亚的天险就是风。

格瓦拉的帐篷就是在这里被风吹跑的，因此两人不得不向当地人借宿，格瓦拉于是第一次见识了贫穷的雇工们的生活。1952 年 1 月 31 日，两人来到小城圣马丁，格瓦拉走到湖里抓那只被格拉纳打下来的野鸭子当晚饭，结果在小城巴里罗切病倒了。我选择了相反的方向，先去了巴里罗切，并在那里租了一辆雷诺牌小汽车驶往圣马丁。那个湖依然存在，湖水依然是那么湛蓝。在我看来，圣马丁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的人主要依靠旅游业为生，日子过得比马德普拉塔人还要懒散。聪明的帕塔格尼亚人知道，他们其实能够提供城里人最需要的东西，完全不需要学城里人那样搞什么开发。格瓦拉当年见到的那些雇工现在在帕塔格尼亚已经很难看见了。

顺着河水往南开，可以一直开到南美洲大陆的最南端。我开了一天，居然只遇到了两辆车，可见帕塔格尼亚的荒凉。我参观了世界上最壮观的冰川——帕里托·莫里诺冰川，高达 10 米的蓝色冰墙甚是壮观。阿根廷人非常善于保护自然环境，他们把负责接待游客的小镇卡拉法特建在离冰川两小时车程的地方，因此冰川附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始风貌。距离这里有一天车程的小镇查尔顿也有一处冰川，游客可以在导游带领下穿着钉鞋来一次

我和路上偶遇的三个阿根廷
中学生合影



冰川探险。我参加了一个这样的探险小分队，队伍里大都是来自欧美的游客，只有我一个亚洲人。游客中什么身份的人都有，我见到了澳大利亚大学生、法国大学老师、德国厨子和意大利游艇驾驶员，还有一个苏格兰银行家！他们中最“不济”的也已经在南美洲徒步旅行了3个月。其中一位来自以色列的音乐家已经在南美洲游荡了一年，一边行走一边创作。我们的导游是一个漂亮的阿根廷小伙子，他说他前妻是个时装模特，可他不喜欢她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便离了婚，独自一人来帕塔格尼亚，以导游为生，其实是在“追寻真理”。

我不知道是不是格瓦拉的精神感动了他们，但他们所做的事情和当年格瓦拉的行为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没准帕塔格尼亚这片神奇的土地正在孕育着下一个格瓦拉呢。

伊瓜苏瀑布

电影中，格瓦拉从巴里罗切进入了智利，然后沿着安第斯山脉北上，到达了整个南美洲的圣地——马楚皮楚。我因为签证问题，无法进入秘鲁，失去了参观这个印加王国遗迹的机会。只有出了国境我才深切地感觉到，“签证歧视”已经代替了当年的“种族歧视”，

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格瓦拉那次旅行目的地是委内瑞拉境内的一个麻风病人隔离区，他在那里做了一名志愿者。而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则是靠近巴西的伊瓜苏大瀑布，在那里我也看到了另一个隔离区。

伊瓜苏大瀑布被公认为是世界三大瀑布之首，原因不在于落差（平均不到 80 米），而在于瀑布的数量。发源于巴西的伊瓜苏河在其尽头河道变宽，变成了一个宽达两公里以上的淡水湖。大自然却在其下游造出了一个狭窄的环形山谷，成千上万吨河水突然之间倾泻而下，形成了一个由 275 座大大小小的瀑布组成的瀑布群，场面恢弘壮观。早在 1984 年联合国就把伊瓜苏瀑布列为人类自然遗产之一，在阿根廷的地位仅次于帕里托·莫里诺冰川。站在瀑布下，我第一次真正体会了水的力量。腾空而起的水雾在阳光的斜射下变换出双层彩虹，让人禁不住想用手去触摸。

可是，就在距离这里不远的热带雨林中，我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原住民村寨”。说是原住民，其实居民中有很多都是白种人。他们因为穷，在城里住不下去了，便来到这里安营扎寨，住的是用油毡和茅草搭起来的小屋，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迹象。要不是居民们都穿着明显是捐赠来的花里胡哨的衣服，我甚至怀疑见到了原始人。这个村子里有一所露天学校，旁边还有一块烧荒得来的足球场。我去的时候正是圣诞，学校放假了，几个无所事事的孩子坐在学校的凳子上玩耍，陪伴他们的是几只鸡和一只骨瘦如柴的小狗。所有的人都面无表情，孩子们互相之间都不怎么讲话，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已无话可说。

假如格瓦拉见到这个景象，不知他会作何感想。但我至今仍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我觉得这趟旅行之后，我才算真正了解了格瓦拉，懂得了他当时的心情。你可以争辩说格瓦拉采用的办法不对，但你不可否认，他当年所面临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完全彻底的解决。

谁的非洲

这是我进入三联后的第一次旅行，也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这次旅行我选择了跟随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背包客一起乘坐大巴车游历整个南部非洲，途经五个国家，以及三个世界级野生动物园，最终到达维多利亚瀑布。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在2012年我又跟随同一家公司的大巴车去了趟莱索托。

好望角的狒狒

先从好望角说起。其实好望角不是非洲大陆的最南端，它只是从开普敦延伸出来的一个半岛的岛尖。这个半岛有二十多公里长，其中一半都被辟为自然保护区。出发前导游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喂那些路边的狒狒，不能让它们养成向游客讨食物的坏习惯。”

整个保护区内游人很少，甚至连工作人员都没有，除公路之外也很难找到任何人工痕迹。我惊讶于这里的干净程度，事实上我看到的唯一一个乱丢垃圾的动物就是一只小狒狒。它从一个女游客拎包里翻出一块巧克力，把包装纸撕开丢在地上。我们那个白人导游摸出一把早已准备好的弹弓，一边吼叫着一边朝那个可怜的狒狒冲过去，吓得它一溜烟跑了。不知为什么看到这里，我却联想到当初白人第一次登上非洲大陆时的情景，在手持火枪的白人海员看来，那些不穿衣服，拿着长矛的黑人就和这些狒狒一样吧？

从好望角沿着海岸线开车北上，沿途景色漂亮极了。出了保护区就可以看见山坡上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别墅，乍一看和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完全一样，但仔细看就会看出，这里所有房子的围墙上都缠着一圈电网。导游边开车边忙不迭地介绍哪位富商在这里买了房子，哪位明星又会定期来这里避暑，我却注意到路边坐着很多黑人，一言不发地望着我们。“这些人都是来找工作的，谁家需要个园丁或者清洁工，开车过来随便拉走一个就行了。”

在南非有句俗话：大街上走路的只有两种人——黑人和游客，此话一点不假。开普敦